





說苑卷第八

漢 沛郡劉向著

明 新安程榮校

尊賢

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榮名者必尊賢而下士易  
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又曰以貴下賤夫得民也夫  
明王之施德而下下也將懷遠而致近也夫朝無賢  
人猶鴻鵠之無羽翼也雖有千里之望猶不能致其  
意之所欲至矣是故游江海者託於船致遠道者託



於乘欲霸王者託於賢伊尹呂尚管夷吾百里奚此  
霸王之船乘也釋父兄與子孫非疏之也任庖人鈞  
屠與仇讐僕虜非阿之也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  
不然也猶大匠之爲宮室也量小大而知材木矣比  
功校而知人數矣是故呂尚聘而天下知商將亡而  
周之王也管夷吾百里奚任而天下知齊秦之必霸  
也豈特船乘哉夫成王霸固有人亡國破家亦固有  
人桀用千莘紂用惡來宋用唐鞅齊用蘇秦秦用趙  
高而天下知其亡也非其人而欲有功譬其若夏至

之日而欲夜之長也射魚指天而欲發之當也雖舜  
禹猶亦困而又况乎俗主哉

春秋之時天子微弱諸侯力政皆叛不朝衆暴寡強  
劫弱南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之不絕若綫桓公於是  
用管仲鮑叔隰朋賓胥無甯戚三存亡國一繼絕世  
救中國攘戎狄卒脅荆蠻以尊周室霸諸侯晉文公  
用咎犯先軫陽處父強中國敗強楚合諸侯朝天子  
以顯周室楚莊王用孫叔敖司馬子反將軍子重征  
陳從鄭敗強晉無敵於天下秦穆公用百里子蹇叔



子王子廖及由余據有雍州攘敗西戎吳用延州萊  
季子并其州揚威于雞父鄭僖公富有千乘之國貴  
為諸侯治義不順人心而取弒於臣者不先得賢也  
至簡公用子產裨謀世叔行人子羽賊臣除正臣進  
去強楚合中國國家安寧二十餘年無強楚之患故  
虞有宮之奇晉獻公為之終夜不寐楚有子玉得臣  
文公為之側席而坐遠乎賢者之厭難折衝也夫宋  
襄公不用公子目夷之言大辱於楚曹不用僖負羈  
之諫敗死於戎故共維五始之要治亂之端存在乎審

已而任賢也國家之任賢而吉任不肖而凶案徃世  
而視已事其必然也如合符此為人君者不可以不  
慎也國家悖亂而良臣見魯國大亂季友之賢見僖  
公即位而任季子魯國安寧外內無憂行政二十一  
年季子之卒後邾擊其南齊伐其北魯不勝其患將  
乞師於楚以取全耳身或作故傳曰患之起必自此始  
也公子買不可使戍衛公子遂不聽君命而擅之晉  
內侵於臣下外困於兵亂弱之患也僖公之性非前  
二十一年常賢而後乃漸變為不肖也此季子存之



所益亡之所損也夫得賢失賢其損益之驗如此而人主忽於所用甚可疾痛也夫智不足以見賢無可柰何矣若智能見之而強不能決猶豫不用而大者死亡小者亂傾此甚可悲哀也以宋殤公不知孔父之賢乎安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趨而救之者是其賢也以魯莊公不知季子之賢乎安知疾將死召季子而授之國政授之國政者是其賢也此二君知能見賢而皆不能用故宋殤公以殺死魯莊公以賊嗣使宋殤蚤任孔父魯莊素用季子乃將靖

隣國而况自存乎

鄒子說梁王曰伊尹故有莘氏之媵臣也湯立以爲三公天下之治太平管仲故成陰之狗盜也天下之庸夫也齊桓公得之爲仲父百里奚道之於路傳賣五羊之皮秦穆公委之以政寧戚故將車人也叩轅行歌於康之衢桓公任以國司馬喜隴脚於宋而卒相中山范曄折脅拉齒於魏而後爲應侯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朝歌之屠佐也棘津迎客之舍人也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故詩曰縣縣之葛在於



曠野良工得之以爲締紵良工不得枯死於野此七  
士者不遇明君聖主幾行乞丐枯死於中野譬猶縣  
縣之葛矣

眉睫之微接而形于色聲音而風感而動乎心審戚  
擊牛角而商歌桓公聞而舉之鮑龍跪石而登嗟孔  
子爲之下車堯舜相見不違桑陰文王舉太公不以  
日久故賢聖之接也不待久而親能者之相見也不  
待試而知矣故士之接也非必與之臨財分貨乃知  
其廉也非必與之犯難涉危乃知其勇也舉事決斷

是以知其勇也取與有讓是以知其廉也故見虎之  
尾而知其大於狸也見象之牙而知其大於牛也一  
節見則百節知矣由此觀之以所見可以占未發觀  
小節固足以知大體矣

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闔廬以吳  
戰勝無敵於天下而夫差以見禽於越文公以晉國  
霸而厲公以見弒於匠麗之宮威王以齊強於天下  
而湣王以弒死於廟梁穆公以秦顯名尊號而二世  
以刳於望夷其所以君王者同而功迹不等者所任



異也是故成王處襁褓而朝諸侯周公用事也趙武靈王年五十而餓死於沙丘任李克故也桓公得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失管仲任豎刁易牙身死不葬爲天下笑一人之身榮辱俱施焉在所任也故魏有公子無忌削地復得趙任藺相如秦兵不敢出鄢陵任唐雎國獨特立楚有申包胥而昭王反位齊有田單襄王得國由此觀之國無賢佐俊士而能以成功立名安危繼絕者未嘗有也故國不務大而務得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俊得民心者民往之有賢

佐者士歸之文王請除炮烙之刑而殷民從湯去張網者之三面而夏民從越王不墮舊冢而吳人服以其所爲之順於民心也故聲同則處異而相應德合則未見而相親賢者立於本朝則天下之豪相率而趨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管仲桓公之賊也鮑叔以爲賢於已而進之爲相七十言而說乃聽遂使桓公除報讐之心而委國政焉桓公垂拱無事而朝諸侯鮑叔之力也管仲之所以能北走桓公無自危之心者同聲於鮑叔也紂殺王子比干箕子被髮而佯狂



陳靈公殺泄冶而鄧元去陳自是之後殷蕪於周陳  
亡於楚以其殺比干泄冶而失箕子與鄧元也燕昭  
王得郭隗而鄒衍樂毅以齊趙至蘇子屈景以周楚  
至於於是舉兵而攻齊樓閣王於莒燕校地計衆非與  
齊均也然所以能信意至於此者由得士也故無常  
安之國無恒治之民得賢考則安昌失之者則危亡  
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鏡所以照形也往古所  
以知今也夫知惡往古之所以危亡而不務襲迹於  
其所以安昌則未有異乎却走而求逮前人也太公

知之故舉微子之後而封比干之墓夫聖人之於死  
尚如其厚也况當世而生存者乎則其弗失可識  
矣

齊景公問於孔子曰秦穆公其國小處僻而霸何也  
對曰其國小而志大雖處僻而其政中其舉果其謀  
和其令不偷親舉五羖大夫於係縲之中與之語三  
日而授之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霸則小矣

或曰將謂桓公仁義乎殺兄而立非仁義也將謂桓  
公恭儉乎與婦人同輿馳於邑中非恭儉也將謂桓



公清潔乎閨門之內無可嫁者非清潔也此三者亡國失君之行也然而桓公兼有之以得管仲隰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畢朝周室爲五霸長以其得賢佐也失管仲隰朋任豎刁易牙身死不葬蟲流出戶一人之身榮辱俱施者何者其所任異也由此觀之則任佐急矣周公旦白屋之士所下者七十人而天下之士皆至晏子所與同衣食者百人而天下之士亦至仲尼脩道行理文章而天下之士亦至矣伯牙子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而志在太山鍾子期曰善哉

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選之間而志在流水鍾子期復曰善哉乎鼓琴湯湯乎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爲世無足爲鼓琴者非獨鼓琴若此也賢者亦然雖有賢者而無以接之賢者奚由盡忠哉驥不自至千里者待伯樂而後至也周威公問於甯子曰取士有道乎對曰有窮者達之亡者存之廢者起之四方之士則四面而至矣窮者不達亡者不存廢者不起四方之士則四面而畔矣夫城固不能自守兵利不能自保得士而失之必有



其間夫士存則君尊士亡則君卑周威公曰士壹至  
如此乎對曰君不聞夫楚平王有士曰楚侯胥丘負  
客王將殺之出亡之晉晉人用之是爲城濮之戰又  
有士曰苗賁皇王將殺之出亡走晉晉人用之是爲  
鄢陵之戰又有士曰上解于王將殺之出亡走晉晉  
人用之是爲兩堂之戰又有士曰伍子胥王殺其父  
兄出亡走吳闔閭用之於是興師而襲郢故楚之大  
得罪於梁鄭宋衛之君猶未遽至于此也此四得罪  
於其士三暴其民骨一亡其國由是觀之士存則國

存士亡則國亡子胥怒而亡之申包胥怒而存之  
胡可無貴乎

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何若而可取也孔子對曰毋取  
楫者無取健者毋取口銳者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  
楫者大給利不可盡用健者必欲兼人不可以爲法  
也口銳者多誕而寡信後恐不驗也夫弓矢和調而  
後求其中焉馬慈愿順然後求其良材焉人必忠信  
重厚然後求其知能焉今人有不忠信重厚而多知  
能如此人者譬猶豺狼與不可以身近也是故先其



仁信之誠者然後親之於是有知能者然後任之故  
曰親仁而使能夫取人之術也觀其言而察其行夫  
言者所以抒其匈而發其情者也能行之士必能言  
之是故先觀其言而揆其行夫以言揆其行雖有姦軌  
之人無以逃其情矣哀公曰善

周公攝天子位七年布衣之士執贄所師見者十二  
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教  
士者千人官朝者萬人當此之時誠使周公驕而且  
倭則天下賢士至者寡矣苟有至者則必貪而尸祿

者也尸祿之臣不能存君矣

齊桓公設庭燎爲士之欲造見者暮年而士不至於  
是東野鄙人有以九九之術見者桓公曰九九何足  
以見乎鄙人對曰臣非以九九爲足以見也臣聞主  
君設庭燎以待士暮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  
者君天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論而不及君故  
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况賢於九九乎  
夫太山不辭壤石江海不逆小流所以成大也詩云  
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言博謀也桓公曰善乃因禮之



朞月四方之士相携而並至詩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言以內及外以小及大也

齊景公伐宋至于岐隄之上登高以望太息而歎曰昔我先君桓公長轂八百乘以霸諸侯今我長轂三千乘而不敢久處於此者豈其無管仲歟弦章對曰臣聞之水廣則魚大君明則臣忠昔有桓公故有管仲今桓公在此則車下之臣盡管仲也

趙簡子游於河而樂之歎曰安得賢士而與處焉舟人古乘跪而對曰夫珠玉無足去此數千里而所以

能來者人好之也今士有足而不來者此是吾君不好之乎趙簡子曰吾門左右客千人朝食不足暮收市征暮食不足朝收市征吾尚可謂不好士乎舟人古乘對曰鴻鵠高飛遠翔其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無尺寸之數去之滿把飛不能爲之益卑益之滿把飛不能爲之益高不知門下左右客千人者有六翮之用乎將盡毛毛毳也

齊宣王坐淳于髡侍宣王曰先生論寡人何好淳于髡曰古者所好四而王所好三焉宣王曰古者所好



何與寡人所好淳于髡曰古者好馬王亦好馬古者好味王亦好味古者好色王亦好色古者好士王獨不好士宣王曰國無士耳有則寡人亦說之矣淳于髡曰古者驂騮騏驎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馬矣古者有豹象之胎今無有王選于衆王好味矣古者有毛廋西施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色矣王必將待堯舜禹湯之士而後好之則禹湯之士亦不好王矣宣王嘿然無以應

衛君問於田讓曰寡人封侯盡千里之地賞賜盡御

府繒帛而士不至何也田讓對曰君之賞賜不可以功及也君之誅罰不可以理避也猶舉杖而呼狗張弓而視雞矣雖有香餌而不能致者害之必也

宗衛相齊遇逐罷歸舍召門尉田饒等二十有七人而問焉曰士大夫誰能與我赴諸侯者乎田饒等皆伏而不對宗衛曰何士大夫之易得而難用也饒對曰非士大夫之難用也是君不能用也宗衛曰不能用士大夫何若田饒對曰厨中有臭肉則門下無死士今夫三升之稷不足於士而君鴈鶩有餘粟純素



綺繡靡麗堂楯從風雨弊而士曾不得以緣衣果園梨栗後宮婦人摭以相糗而士曾不得一嘗且夫財者君之所輕也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用所輕之財而欲使士致所重之死豈不難乎哉於是宗衛面有慚色逡巡避席而謝曰此衛之過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時君子誰賢對曰衛靈公公曰吾聞之其閨門之內姑姊妹無別對曰臣觀於朝廷未觀於堂陛之間也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知足以治千乘之國其信足以守之而靈公愛之

又有士曰王林國有賢人必進而任之無不達也不能達退而與分其祿而靈公尊之又有士曰慶足國有大事則進而治之無不濟也而靈公說之史鮒去衛靈公邸舍二月琴瑟不御待史鮒之入也而後入臣是以知其賢也

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仲尼聞之使人往視還曰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并二十五人之力力於彭祖以治天下其固免矣乎



孔子閒居喟然而嘆曰銅鞮伯華而無死天下其有定矣子路曰願聞其爲人也何若孔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以下人子路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則可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則可夫有道又誰下哉孔子曰由不知也吾聞之以衆攻寡而無不消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在周公旦制天下之政而下士七十人豈無道哉欲得士之故也夫有道而能下於天下之士君子乎哉

魏文侯從中山奔命安邑田子方從太子擊過之下

車而趨子方坐乘如故告太子曰爲我請君待我朝譎太子不說因謂子方曰不識貧窮者驕人富貴者驕人乎子方曰貧窮者驕人富貴者安敢驕人入主驕人而亡其國吾未見以國待亡者也大夫驕人而亡其家吾未見以家待亡者也貧窮者若不得意納履而去安往不得貧窮乎貧窮者驕人富貴者安敢驕人太子及文侯道田子方之語文侯嘆曰微吾子之故吾安得聞賢人之言吾下子方以行得而友之自吾友子方也君臣益親百姓益附吾是以得友士



之功我欲伐中山吾以武下樂羊三年而中山爲獻  
於我我是以得有武之功吾所以不少進於此者吾  
未見以智驕我者也若得以智驕我者豈不及古之  
人乎

晉文侯行地登隧大夫皆扶之隨會不扶文侯曰會  
夫爲人臣而忍其君者其罪奚如對曰其罪重死文  
侯曰何謂重死對曰身死妻子爲戮焉隨會曰君奚  
獨問爲人臣忍其君者而不問爲人君而忍其臣者  
耶文侯曰爲人君而忍其臣者其罪何如隨會對曰

爲人君而忍其臣者智士不爲謀辯士不爲言仁士  
不爲行勇士不爲死文侯援綏下車辭大夫曰寡人  
有腰髀之病願諸大夫勿罪也

齊將軍田贖出將張生郊送曰昔者堯讓許由以天  
下洗耳而不受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伯夷叔齊  
辭諸侯之位而不爲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於陵  
仲子辭三公之位而傭爲人灌園將軍知之乎曰唯  
然知之智過去君弟變姓名免爲庶人將軍知之乎  
曰唯然知之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將軍知之乎曰



唯然知之此五大夫者名辭之而實羞之今將軍方  
吞一國之權提鼓擁旗被堅執銳旋回十萬之師擅  
斧鉞之誅慎毋以士之所羞者驕士田疇曰今日諸  
君皆為贖祖道具酒脯而先生獨教之以聖人之大  
道謹聞命矣

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及見翟黃踞堂而  
與之言翟黃不說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  
則不受今汝欲官則相至欲祿則上卿既受吾賞又  
責吾禮毋乃難乎

孔子之鄉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有間顧子路  
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間又顧曰取束  
帛一以贈先生子路肩然對曰由聞之也士不中而  
見女無媒而嫁君子不行也孔子曰由詩不云乎野  
有蔓草零露漙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  
我願兮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也於是不贈終身不見  
大德毋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齊桓公使管仲治國管仲對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以  
為上卿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管仲對曰貧不能使



富桓公賜之齊國市租一年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對曰疏不能制親桓公立以爲仲父齊國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賢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

桓公問於管仲曰吾欲使爵腐於酒肉腐於俎得無害於霸乎管仲對曰此極非其貴者耳然亦無害於霸也桓公曰何如而害霸管仲對曰不知賢害霸知而不用害霸用而不任害霸任而不信害霸信而復使小人參之害霸桓公曰善

魯人攻鄆曾子辭於鄆君曰請出冠罷而後復來請姑母使狗豕入吾舍鄆君曰寡人之於先生也人無不聞今魯人攻我而先生去我我胡守先生之舍魯人果攻鄆而數之罪十而曾子之所爭者九魯師罷鄆君復脩曾子舍而後迎之

宋司城子罕之貴子韋也入與共食出與同衣司城子罕亡子韋不從子罕來復召子韋而貴之左右曰君之善子韋也君亡不從來又復貴之君獨不愧於君之忠臣乎子罕曰吾唯不能用于子韋故至於亡今



吾之得復也尚是子韋之遺德餘教也吾故貴之且我之亡也吾臣之削迹拔樹以從我者奚益於吾亡

哉

奚或作何

楊因見趙簡主曰臣居鄉三逐事君五去聞君好士故走來見簡主聞之絕食而歎跽而行左右進諫曰居鄉三逐是不容衆也事君五去是不忠上也今君有士見過入矣簡主曰子不知也夫美女者醜婦之仇也盛德之士亂世所疏也正直之行邪枉所憎也遂出見之因授以爲相而國大治由是觀之遠近之

人不可以不察也

應侯與賈午子坐聞其鼓琴之聲應侯曰今日之琴一何悲也賈午子曰夫張急調下故使人悲耳急張者良材也調下者官卑也取夫良材而卑官之安能無悲乎應侯曰善哉

十三年諸侯舉兵以伐齊齊王聞之惕然而恐召其群臣大夫告曰有智爲寡人用之於是博士淳于髡仰天大笑而不應王復問之又大笑不應謂笑不應王艷然作色不悅曰先生以寡人語爲戲乎對曰臣



非敢以大王語爲戲也。臣笑。臣隣之祠田也。以一奩飯一壺酒三鮒魚。祝曰：蟹堞者宜禾，滂邪者百車。傳之後世，洋洋有餘。臣笑。其賜鬼薄而請之厚也。於是王乃立淳于髡爲上卿，賜之千金，華車百乘，與平諸侯之事。諸侯聞之，立罷其兵，休其士卒，遂不敢攻齊。此非淳于髡之力乎？

田忌去齊奔楚。楚王郊迎，至舍問曰：楚萬乘之國也，齊亦萬乘之國也，常欲相并，爲之柰何？對曰：易知耳。齊使申孺將，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軍將之；至禽將

車首而反耳。齊使田居將，則楚發二十萬人使上將軍將之，分別而相去也。齊使眇子將，楚發四封之內王自出將而忌從；相國上將軍爲左右司馬，如是則王僅得存耳。於是齊使申孺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軍至擒將軍首反。於是齊王忿然，乃更使眇子將，楚悉發四封之內王自出將，田忌從；相國上將軍爲左右司馬，益王車屬九乘，僅得免耳。至舍，王北面正領，齊祛問曰：先生何知之早也？田忌曰：申孺爲人侮貧者而輕不肖者，賢不肖者俱不爲用，是以亡也。田居



為人尊賢者而賤不肖者賢者負任不肖者退是以  
分別而相去也。眇子之爲人也。尊賢者而愛不肖者  
賢不肖俱負任。是以王僅得存耳。

魏文侯觴大夫於曲陽飲。酺文侯喟然嘆曰。吾獨無  
豫讓以爲臣。蹇重舉酒進曰。臣請浮君。文侯曰。何以  
對曰。臣聞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  
忠臣。夫豫讓之君。亦何如哉。文侯曰。善。受浮而飲之。  
酺而不讓曰。無管仲鮑叔以爲臣。故有豫讓之功也。  
趙簡子曰。吾欲得范中行氏良臣。史壓曰。安用之。簡

子曰。良臣人所願也。又何問焉。曰。君以爲無良臣。故  
也。夫事君者。諫過而薦可。章善而替否。獻能而進賢。  
朝夕誦善。敗而納之。聽則進。否則退。今范中行氏之  
良臣也。不能匡相其君。使至於難出。在於外又不能  
入。亡而棄之。何良之爲。若不棄君。安得之。夫良將營  
其君。使復其位。死而後止。何曰。以來若未能。乃非良  
也。簡子曰。善。

子路問於孔子曰。治國何如。孔子曰。在於尊賢而賤  
不肖。子路曰。范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其亡何也。曰。







說苑卷第九

漢 沛郡劉向著

明 新安程榮校

正諫

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人臣之所以蹇蹇爲難而諫其君者非爲身也將欲以匡君之過矯君之失也君有過失者危亡之萌也見君之過失而不諫是輕君之危亡也夫輕君之危亡者忠臣不忍爲也三諫而不用則去不去則身亡身亡者仁人所不爲也是



故諫有五。一曰正諫。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讜諫。五曰諷諫。孔子曰：吾其從諷諫矣乎？夫不諫則危君，固諫則危身。與其危君，寧危身。危身而終不用，則諫亦無功矣。智者度君權時，調其緩急而處其宜。上不取危，君下不以危身故。在國而國不危，在身而身不殆。昔陳靈公不聽泄冶之諫而殺之，曹羈三諫曹君不聽而去。春秋序義，雖俱賢而曹羈合禮。

齊景公遊於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令左丘明敢有先言歸者，致死不赦。顏燭趨進諫曰：君樂治海上而

六月不歸，彼儻有治國者，君且安得樂此海也？景公援戟將斫之。顏燭趨進，撫衣待之，曰：君奚不斫也？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君之賢非此二主也。臣之林亦非此二子也。君奚不斫？以臣參此二人者，不亦可乎？景公說，遂歸中道，聞國人謀不內矣。

楚莊王立爲君，三年不聽朝，乃令於國曰：寡人惡爲人臣而遽諫其君者。今寡人有國家，立社稷，有諫則死，無赦。蘇從曰：處君之高爵，食君之厚祿，愛其死而不諫其君，則非忠臣也。乃入諫，莊王立鼓鐘之間，左



伏楊姬右擁越姬左稠衽右朝服曰吾鼓鐘之不服  
何諫之聽蘇從曰臣聞之好道者多資好樂者多迷  
好道者多糧好樂者多亡荆國亡無日矣死臣敢以  
告王王曰善左執蘇從手右抽陰刀刎鐘鼓之懸明  
小授蘇從為相

晉平公好樂多其賦斂下治城郭曰敢有諫者死國  
人憂之有咎犯者見門大夫曰臣聞主君好樂故以  
樂見門大夫入言曰晉人咎犯也欲以樂見平公曰  
內之止坐殿上則出鐘磬琴瑟坐有頃平公曰客子

為樂咎犯對曰臣不能為樂臣善隱平公召隱士十  
二人咎犯曰隱臣竊顧昧死御平公曰諾咎犯申其  
左臂而誣五指平公問於隱官曰占之為何隱官皆  
曰不知平公曰歸之咎犯則申其一指曰是一也便  
游赭盡而峻城闕二也柱梁衣繡士民無褐三也侏  
儒有餘酒而死士渴四也民有饑色而馬有粟秩五  
也近臣不敢諫遠臣不敢達平公曰善乃屏鐘鼓除  
竽瑟遂與咎犯參治國

孟嘗君將西入秦賓客諫之百通則不聽也曰以人



事諫我我盡知之若以鬼道諫我我則殺之謁者入  
曰有客以鬼道聞曰請客入客曰臣之來也過於淄  
水上見一土耦人方與木梗人語木梗謂土耦人曰  
子先土也持子以爲耦人遇天大雨水潦並至子必  
沮壞應曰我沮乃反吾真耳今子東園之桃也刻子  
以爲梗遇天大雨水潦並至必浮子泛泛乎不知所  
止今秦四塞之國也有虎狼之心恐其有木梗之患  
於是孟嘗君逡巡而退而無以應卒不敢西嚮秦  
吳王欲伐荆告其左右曰敢有諫者死舍人有少孺

字應存

子者欲諫不敢則懷丸操彈遊於後園露沾其衣如  
是者三日吳王曰子來何苦沾衣如此對曰園中有  
樹其上有蟬蟬高居悲鳴飲露不知螳螂在其後也  
螳螂委身曲附欲取蟬而不知黃雀在其傍也黃雀  
延頸欲啄螳螂而不知彈丸在其下也此三者皆務  
欲得其前利而不顧其後之有患也吳王曰善哉乃  
罷其兵

楚莊王欲伐陽夏師久而不罷羣臣欲諫而莫敢莊  
王獵於雲夢椒舉進諫曰王所以多得獸者馬也而

正諫



王國亡王之馬豈可得哉莊王曰善不穀知拙強國之可以長諸侯也知得地之可以爲富也而忘吾民之不用也明日飲諸大夫酒以椒舉爲上客罷陽夏之師

秦始皇帝太后不謹幸郎嫪毐封以爲長信侯爲生兩子毐專國事浸益驕奢與侍中左右貴臣俱博飲酒醉爭言而鬪瞋日大叱曰吾乃皇帝之假父也窈人子何敢乃與我亢所與鬪者步行白皇帝皇帝大怒毐懼誅因作亂戰咸陽宮毐敗始皇乃取毐四肢

車裂之取其兩弟囊撲殺之取皇太后遷之于蒼陽

宮

一本作械陽

下令曰敢以太后事諫者戮而殺之從蒞

葬其脊肉幹四肢而積之闕下諫而死者二十七人矣齊客茅焦乃往上謁曰齊客茅焦願上諫皇帝皇帝使使者出問客得無以太后事諫也茅焦曰然使者還白曰果以太后事諫皇帝曰走往告之若不見闕下積死人邪使者問茅焦茅焦曰臣聞之天有二十八宿今死者已有二十七人矣臣所以來者欲滿其數耳臣非畏死人也走入白之茅焦邑子同食者



盡負其衣物行亡。使者入白之。皇帝大怒曰：「是子故來犯吾禁，趣炊鑊湯煮之。」是安得積闕下乎？趣召之入。皇帝按劍而坐，口正沫出。使者召之入，茅焦不肯疾行，足趣相過耳。使者趣之。茅焦曰：「臣至前則死矣。君獨不能忍吾須臾乎？」使者極哀之。茅焦至前再拜謁起，稱曰：「臣聞之，夫有生者不諱死，有國者不諱亡。諱死者不可以得生，諱亡者不可以得存。死生存亡，聖主所欲急聞也。不審陛下欲聞之，不。皇帝曰：「何謂也？」茅焦對曰：「陛下有狂悖之行，陛下不自知邪？皇帝

曰：「何等也？」願聞之。茅焦對曰：「陛下下車裂假，父有嫉妬之心，囊撲兩弟，有不慈之名；遷母於陽宮，有不孝之行；從蒞藜於諫士，有桀紂之治；今天下聞之，盡瓦解，無嚮秦者。臣竊恐秦亡，為陛下危之。所言已畢，乞行就質，乃解衣伏質。皇帝下殿，左手接之，右手麾左右曰：「赦之。」先生就衣，今願受事。乃立焦為仲父，爵之上卿。皇帝立駕千乘萬騎，空左方自行迎太后於陽宮，歸於咸陽。太后大喜，乃大置酒待茅焦。及飲，太后曰：「抗枉令直，使敗更成，安秦之社稷，使妾母子復得相



會者盡茅君之力也

楚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重延壤百里士有反三月之糧者大臣諫者七十二人皆死矣有諸御已者違楚百里而耕謂其耦曰吾將入見於王其耦曰以身乎吾聞之說人主者皆閒暇之人也然且至而死矣今子特草茅之人耳諸御已曰若與子同耕則比力也至於說人主不與子比智矣委其耕而入見莊王莊王謂之曰諸御已來汝將諫邪諸御已曰君有義之用有法之行且已聞之士負水者平木負繩者正

受諫者聖君築層臺延石千重延壤百里民之豐咎血成於通塗然且未敢諫也已何敢諫乎顧臣愚竊聞昔者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并之陳不用子家羈而楚并之曹不用僖負羈而宋并之萊不用子猛而齊并之吳不用子胥而越并之秦人不用蹇叔之言而秦國危桀殺關龍逢而湯得之紂殺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宣王殺杜伯而周室卑此三天子六諸侯皆不能尊賢用辯士之言故身死而國亡遂趨而出楚王遽而追之曰已子反矣吾將用子之諫先日說寡



人者其說也不足以動寡人之心又危一作加諸寡人故皆至而死今子之說足以動寡人之心又不危加諸寡人故吾將用子之諫明日令曰有能入諫者吾將與爲兄弟遂解層臺而罷民楚人歌之曰薪乎菜乎無諸御已訖無子乎菜乎薪乎無諸御已訖無人乎

齊桓公謂鮑叔曰寡人欲鑄大鐘昭寡人之名焉寡人之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敢問君之行桓公曰昔者吾圍譚三年得而不自與者仁也吾北伐孤竹刻

令支而反者武也吾爲葵丘之會以偃天下之兵者文也諸侯抱美玉而朝者九國寡人不受者義也然則文武仁義寡人盡有之矣寡人之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君直言臣直對昔者公子糾在上位而不讓非仁也背太公之言而侵魯境非義也壇場之上出於一劍非武也姪婦不離懷衽非文也凡爲不善遍於物不自知者無天禍必有人害天處甚高其聽甚下除君過言天且聞之桓公曰寡人有過乎幸記之是社稷之福也子不幸教幾有大罪以辱社稷



楚昭王欲之。荆臺游司馬子綦進諫曰：「荆臺之游，左洞庭之陂，右彭蠡之水，南望獵山，下臨方淮。其樂使人遺老而忘死。人君游者，盡以亡其國。願大王勿往游焉。」王曰：「荆臺乃吾地也，有地而游之，子何爲絕我游乎？」怒而擊之。於是令尹子西駕安車四馬，徑於殿下。曰：「今日荆臺之游，不可不觀也。」王登車而拊其背曰：「荆臺之游，與子共樂之矣。」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臣不敢下車，願得有道大王肯聽之乎？」王曰：「第言之。」令尹子西曰：「臣聞之爲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祿不足

以賞也。爲人臣而諛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若司馬子綦者，忠臣也。若臣者，諛臣也。願大王殺臣之軀，罰臣之家，而祿司馬子綦。王曰：「若能止聽，公子獨能禁我游耳。後世游之，無有極時。柰何？」令尹子西曰：「欲禁後世，易耳。願大王山陵崩隴，爲陵於荆臺。未嘗有持鐘鼓管絃之樂而游於父之墓上者。也。於是王還車，卒不游荆臺。令罷先置孔子從魯聞之，曰：「美哉！令尹子西諫之於十里之前，而權之於百世之後者，也。」



荆文王得如黃之狗，籛路之媵，以攻於雲夢。三月不  
反，得舟一作舟之姬。淫暮年不聽朝。保申諫曰：「先王卜  
以臣爲保吉。今王得如黃之狗，籛路之媵，攻於雲澤，  
三月不反，及得舟之姬，淫暮年不聽朝。王之罪當答。  
匍伏將答。」王曰：「不穀免於襁褓，託於諸侯矣。願請  
變更而無答。」保申曰：「臣承先王之命，不敢廢。王不受  
答，是廢先王之命也。臣寧得罪於王，無負於先王。」王  
曰：「敬諾。」乃席王。王伏，保申束細箭五十，跪而加之。王  
肯如此者，再謂王起矣。王曰：「有答之名一也。遂致之。」

保申曰：「臣聞之君子耻之，小人痛之。耻之不變，痛之  
何益？」保申趨出，欲自流，乃請罪於王。王曰：「此不穀之  
過，保將何罪？」王乃變行，從保申，殺如黃之狗，折籛路  
之媵，逐舟之姬，務治乎荆。兼國三十，令荆國廣大。至  
於此者，保申敢極言之功也。蕭何王陵聞之曰：「聖主  
能奉先世之業，而以成功名者，其惟荆文王乎？」故天  
下譽之。至今明主忠臣孝子以爲法。

晉平公使叔向聘於吳。吳人拭舟以逆之，左五百人，  
右五百人，有繡衣而豹裘者，有錦衣而狐裘者。叔向



歸以告平公平公曰吳其亡乎奚以敬舟奚以敬民  
叔向對曰君為馳底之臺上可以發千兵下可以陳  
鐘鼓諸侯聞君者亦曰奚以敬臺奚以敬民所敬各  
異也於是平公乃罷臺

趙簡子舉兵而攻齊令軍中有敢諫者罪至死被甲  
之士名曰公盧望見簡子大笑簡子曰子何笑對曰  
臣有夙笑簡子曰有以解之則可無以解之則死對  
曰當桑之時臣隣家夫與妻俱之田見桑中女因往  
追之不能得還反其妻怒而去之臣笑其曠也簡子

曰今吾伐國失國是吾曠也於是罷師而歸

景公為臺臺成又欲為鐘晏子諫曰君不勝欲為臺  
今復欲為鐘是重斂於民民之哀矣夫斂民之哀而  
以為樂不祥景公乃止

景公有馬其圉人殺之公怒援戈將自擊之晏子曰  
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請為君數之令知其罪而殺之  
公曰諾晏子舉戈而臨之曰汝為吾君養馬而殺之  
而罪當死汝使吾君以馬之故殺圉人而罪又當死  
汝使吾君以馬故殺人聞於四隣諸侯汝罪又當死



公曰夫子釋之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

景公好弋使燭雛主鳥而亡之景公怒而欲殺之晏子曰燭雛有罪請數之以其罪乃殺之景公曰可於是乃召燭雛數之景公前曰汝爲吾君主鳥而亡之是一罪也使吾君以鳥之故殺人是二罪也使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而輕士是三罪也數燭雛罪已畢請殺之景公曰止勿殺而謝之

景公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閨則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慚而不朝晏子睹者教

而問曰君何故不朝對曰昔者君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出正閨則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慚而反不果出是以不朝晏子入見公曰昔者寡人有罪被髮乘六馬以出正閨則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寡人以天子大夫之賜得率百姓以守宗廟今見戮於則跪以辱社稷吾猶可以齊於諸侯乎晏子對曰君無惡焉臣聞之下無直辭上無隱君民多諱言君有驕行古者明君在上下有直辭君上好善民無諱言今君有失行而則跪有直辭是君



之福也。故臣來慶請賞之，以明君之好善禮之。以明君之受諫。公笑曰：可乎？晏子曰：可。於是令別跪倍資，無正時朝無事。

景公飲酒，移於晏子家。前驅報問曰：君至。晏子被玄端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故乎？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司馬穰苴之家。前驅報問曰：君至。司馬穰苴介冑操戟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

得微有叛者乎？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梁丘據之家。前驅報問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右挈竽，行歌而至。公曰：樂哉！今夕吾飲酒也，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者，何以樂吾身？賢聖之君，皆有益友，無偷樂之臣。景公弗能及。故兩用之，僅得不亡。吳以伍子胥，孫武之謀，西破強楚，北威齊晉，南伐越，越王勾踐迎擊之，敗吳於姑蘇，傷闔廬，指軍却闔廬，謂太子夫差曰：爾忘



勾踐殺而父乎夫差對曰不敢是夕闔廬死夫差既立為王以伯嚭為太宰習戰射三年伐越敗於夫湫越王勾踐乃以兵五千人一作棲於會稽山上使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嚭以請和委國為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越王為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用太宰嚭計與越平其後五年吳王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與師北伐齊子胥諫曰不可勾踐食不重味弔死問疾且能用人此人不死必為吳患今越腹心之疾齊猶疥癬耳而王

不先越乃務伐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伐齊大敗齊師於艾陵遂與鄒魯之君會以歸益踈疏子胥之言其後四年吳將復北伐齊越王勾踐用子貢之謀乃率其眾以助吳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太宰嚭既數受越賂其愛信越殊甚日夜為言於吳王王信用嚭之計伍子胥諫曰夫越腹心之疾今信其游辭偽詐而貪齊譬猶石田無所用之盤庚曰古人有顛越不恭是商所以興也願王釋齊而先越不然將悔之無及也巴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謂其子曰吾諫王



主不我用吾今見吳之滅矣女與吳俱亡無爲也乃屬其子於齊鮑氏而歸報吳王太宰嚭旣與子胥有隙因讒曰子胥爲人剛暴少恩其怨望猜賊爲禍也深恨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爲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計謀不用乃反怨望今王又復伐齊子胥專悞強諫沮毀用事微幸吳之敗以自勝其計謀耳今王自行悉國中武力以伐齊而子胥諫不用因輟佯病不行王不可不備此起禍不難且臣使人微伺之其使齊也乃屬其子於鮑氏夫人臣內不得意外

交諸侯自以先王謀臣今不用常怏怏願王早圖之吳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子胥屬鏤之劍日子以此死子胥曰嗟乎讒臣宰嚭爲亂王顧反誅我我令若父霸又若立時諸子弟爭立我以死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若旣立欲分吳國與我我顧不敢當然若之何聽讒臣殺長者乃告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爲噐而抉吾眼著之吳東門以觀越寇之滅吳也乃自刺殺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鷓夷革浮之江中吳人憐之乃爲立祠於江



上因名曰胥山後十餘年越襲吳吳王還與戰不勝使大夫行成於越不許吳王將死曰吾以不用子胥之言至於此令死者無知則已死者有知吾何面目以見子胥也遂蒙絮覆面而自刎

齊景公有臣曰諸御鞅諫簡公曰田常與宰予此二人者甚相憎也臣恐其相攻相攻雖叛而危之不可願君去一人簡公曰非細人之所敢議也居無幾何田常果攻宰予於庭賊簡公於朝簡公謂焉太息曰余不用鞅之言以至此患也故忠臣之言不可不察

也

魯襄公朝荆至淮聞荆康王卒公欲還叔仲昭伯曰君之來也爲其威也今其王死其威未去何爲還大夫皆欲還子服景伯曰子之來也爲國家之利也故不憚勤勞不遠道塗而聽於荆也畏其威也夫義人者固將慶其喜而弔其憂况畏而聘焉者乎聞畏而往聞喪而還其誰曰非侮也芊姓是嗣王太子又長矣執政未易事君任政求說其侮以定嗣君而示後人其讐滋大以戰小國其誰能止之若從君而致患



不若違君以避難且君子計而後行二三子其計乎  
有御楚之術有守國之備則可若未有也不如行乃  
遂行

孝景皇帝時吳王濞反梁孝王中郎枚乘字叔聞之  
爲書諫王其辭曰君王之外臣乘竊聞得全者全昌  
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錡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  
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地方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  
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  
也忠臣不敢避誅以直諫故事無廢業而功流於萬

世也臣誠願披腹心而効愚忠恐大王不能用之臣  
誠願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之言夫以一  
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  
之淵雖甚愚之人且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而重  
驚之係方絕而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  
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誠能用臣乘言一  
舉必脫必若所欲爲危如重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爲  
易於反掌安於太山今欲極天命之壽弊無窮之樂  
保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以居太山之安乃欲乘



重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  
畏其影而惡其迹者却背而走無益也不知就陰而  
止影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  
為欲湯之冷令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  
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救  
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  
楊葉之小而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所止乃百步之  
中耳比於臣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  
納其基絕其胎禍何從來哉泰山之溜穿石引繩久

之乃以擊木水非石之鑽繩非木之鋸也而漸靡使  
之然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  
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於蘗可引  
而絕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磨礪砥礪不見  
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長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  
脩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行惡為非棄義背理不知  
其惡有時而亡臣誠願大王孰計而身行之此百王  
不易之道也吳王不聽卒死丹徒  
吳王欲從民飲酒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下清泠



之淵化爲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天帝曰：當是之時，若安置而形白龍對曰：我下清冷之淵，化爲魚。天帝曰：魚固人之所射也。若是豫且何罪？夫白龍，天帝貴畜也。豫且，宋國賤臣也。白龍不化，豫且不射，今棄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飲酒，臣恐其有豫且之患矣。王乃止。

孔子曰：良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故武王誣諤而昌，紂哩嘿而亡。君無諤諤之臣，父無諤諤之子，兄無諤諤之弟，夫無諤諤之婦，士無諤諤之

友。其亡可立而待，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夫失之，婦得之；士失之，友得之。故無亡國破家，悖父亂子，放兄棄弟，狂夫淫婦，絕交敗友。

晏子復於景公曰：朝居嚴乎？公曰：朝居嚴則曷害於治國家哉？晏子對曰：朝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謂之暗，上無聞則謂之聾。聾暗則非害治國家如何也。且合菽粟之微，以滿倉廩，合疏縷之緯，以成幃幕。太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後高。



也夫治天下者非用一士之言也固有受而不用慮  
有距而不入者哉

說苑卷第十

漢沛郡劉向著

明新安程榮校

敬慎

存亡禍福其要在身聖人重誠敬慎所忽中庸曰莫  
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能慎其獨也諺曰誠無虧  
思無辱夫不誠不思而以存身全國者亦難矣詩曰  
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之謂也

昔成王封周公周公辭不受乃封周公子伯禽於魯



將辭去周公戒之曰去矣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我  
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今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  
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嘗一沐而三握髮一食而三  
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之曰德行廣大而守以  
恭者榮土地博裕而守以儉者安祿位尊盛而守以  
卑者貴人衆兵強而守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以  
愚者益博聞多記而守以淺者廣此六守者皆謙德  
也夫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不謙者先天下亡其身桀  
紂是也可不慎乎故易曰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

足以守國家小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夫天道毀滿  
而益謙地道變滿而流謙鬼神害滿而福謙人道惡  
滿而好謙是以衣成則缺衽宮成則缺隅屋成則加  
錯示不成者天道然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詩曰  
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其戒之哉子其無以魯國驕士  
矣

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則喟然而歎子夏避席而問曰  
夫子何爲歎孔子曰夫自損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  
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孔子曰否天之



道成者未嘗得久也。夫學者以虛受之，故曰得苟不知持滿，則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昔堯履天子之位，猶允恭以持之，虛靜以待下，故百載以逾。盛迄今而益章，昆吾自滅而滿意，窮高而不衰，故當時而虧敗。迄今而逾惡，是非損益之徵與？吾故曰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夫豐明而動，故能大；苟大則虧矣。吾戒之，故曰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是以聖人不敢當盛。升輿而遇三人，則下；二人則軾，調其盈虛，故能長。

久也。子夏曰：善，請終身誦之。

孔子觀於周廟，而有欹器焉。孔子問守廟者曰：此爲何器？對曰：蓋爲右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右坐之器，滿則覆，虛則欹，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而試之。滿則覆，中則正，虛則欹。孔子喟然嘆曰：嗚呼！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挹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高而能下，滿而能虛，富而能儉，貴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辯而能訥，博而能淺，明而能闇，是謂損。



而不極能行此道唯至德者及之易曰不損而益之故損自損而終故益

常縱有疾老子往問焉曰先生疾甚矣無遺教可以語諸弟子者乎常縱曰子雖不問吾將語子常縱曰過故鄉而下車子知之乎老子曰過故鄉而下車非謂其不忘故耶常縱曰嘻是已常縱曰過喬木而趨子知之乎老子曰過喬木而趨非謂敬老耶常縱曰嘻是已張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齒存乎老子曰亡常縱曰子知之乎老子曰夫舌之

存也豈非以其柔耶齒之亡也豈非以其剛耶常縱曰嘻是已天下之事已盡矣無以復語子哉

韓平子問於叔向曰剛與柔孰堅對曰臣年八十矣齒再墮而舌尚存老聃有言曰天下之至柔馳騁乎天下之至堅又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剛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因此觀之柔弱有生之徒也剛強者死之徒也夫生者毀而必復死者破而愈亡吾是以知柔之堅於剛也平子曰善哉然則子之行何從叔向曰臣亦柔耳何以剛為平子曰柔



無乃脆乎叔向日柔者紐而不折廉而不缺何為脆也。天之道微者勝是以兩軍相加而柔者克之兩仇爭利而弱者得焉。易曰天道虧滿而益謙地道變滿而流謙鬼神害滿而福謙人道惡滿而好謙夫懷謙不足之柔弱而四道者助之則安往而不得其志乎。平子曰善。

桓公曰金剛則折革剛則裂人君剛則國家滅人臣剛則交友絕夫剛則不和不和則不可用是故四馬不和取道不長父子不和其世破亡兄弟不和不能

久同夫妻不和家室大凶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由不剛也。

老子曰得其所利必慮其所害樂其所成必顧其所敗人爲善者天報以福人爲不善者天報以禍也故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戒之慎之君子不務何以備之夫上知天則不失時下知地則不失財日夜慎之則無災害。

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吾無顏氏之才何以告汝雖無能君子務益夫華多實少者天也。



言多行少者人也。夫飛鳥以山爲卑而層巢其巔，魚鯨以淵爲淺而穿穴其中。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乎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少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單快曰：國有五寒而冰凍不與焉。一曰政外，二曰女厲，三曰謀泄，四曰不敬卿士而國家敗，五曰不能治內而務外。此五者一見，雖祠無福，除禍必得，致福則貧。

孔子曰：存亡禍福皆在己而已。天災地妖亦不能殺也。昔者殷王帝辛之時，爵生鳥於城之隅，工人占之曰：凡小以生，巨國家必祉，王名必倍。帝辛喜爵之德，不治國家，亢暴無極，外寇乃至，遂亡殷國。此逆天之時，詭福反爲禍。至殷王武丁之時，先王道缺，刑法弛，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工人占之曰：桑穀者野物也，野物生於朝，意朝亡乎？武丁恐駭，側身脩行，思昔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道。三年之後，遠方之君重譯而朝者六國，此迎天時得禍。



反爲福也故妖孽者天所以警天子諸侯也惡夢者所以警士大夫也故妖孽不勝善政惡夢不勝善行也至治之極禍反爲福故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追

石讐曰春秋有忽然而足以亡者國君不可以不慎也妃妾不一足以亡公族不親足以亡大臣不任足以亡國爵不用足以亡親佞近讒足以亡舉百事不時足以亡使民不節足以亡刑罰不中足以亡肉失衆心足以亡外嬖大國足以亡

夫福生於隱約而禍生於得意齊頃公是也齊頃公桓公之子孫也地廣民衆兵強國富又得霸者之餘尊驕蹇怠傲未嘗肯出會同諸侯乃興師伐魯反敗衛師于新築輕小嫚大之行甚俄而晉魯往聘以使者戲二國怒歸求黨與助得衛及曹四國相輔期戰於鞍大敗齊師獲齊頃公斬逢丑父於是懼然大恐賴逢丑父之欺奔逃得歸弔死問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外金石絲竹之聲遠婦女之色出會與盟卑下諸侯國家內得行義聲問震乎諸侯所亡之地弗求



而自爲來尊寵不武而得之可謂能詘免變化以致  
之故福生於隱約而禍生於得意此得失之効也  
大功之効在於用賢積道浸章浸明衰滅之過在於  
得意而怠浸蹇浸亡晉文公是其効也晉文公出亡  
脩道不休得至于饗國饗國之時上無明天子下無  
賢方伯強楚主會諸侯背畔天子失道出居于鄭文  
公於是憫中國之微任咎犯先軫陽處父畜愛百姓  
厲養戎士四年政治內定則舉兵而伐衛執曹伯還  
敗強楚威震天下明王法率諸侯而朝天子莫敢不

聽天下曠然平定周室尊顯故曰大功之効在於用  
賢積道浸章浸明文公於是霸功立期至意得湯武  
之心作而忘其衆一年三用師且弗休息遂進而圍  
許兵亟弊不能服罷諸侯而歸自此而怠政事爲狄  
泉之盟不親至信衰誼缺如羅不補威武詘折不信  
則諸侯不朝鄭遂叛夷狄內侵衛遷于商丘故曰衰  
滅之過在於得意而怠浸蹇浸亡

出子方侍魏文侯坐太子擊趨而入見賓客羣臣皆  
起田子方獨不起文侯有不說之色太子亦然田子



方稱曰爲子起歟無如禮何不爲子起歟無如罪何  
請爲子誦楚恭王之爲太子也將出之雲夢遇大夫  
工尹工尹遂趨避家人之門中太子下車從之家人  
之門中曰子大夫何爲其若是吾聞之敬其父者不  
兼其子兼其子者不祥莫大焉子大夫何爲其若是  
工尹曰向吾望見子之面今而後記子之心審如此  
汝將何之文侯曰善太子擊前誦恭王之言誦三遍  
而請習之

子贛之承或在塗見道側巾弊布擁蒙而衣衰其名

曰舟綽子贛問焉曰此至承幾何嘿然不對子贛曰  
人問乎已而不應何也屏其擁蒙而言曰望而黷人  
者仁乎覩而不識者智乎輕侮人者義乎子贛下車  
曰賜不仁過問三言可復聞乎曰是是於子矣吾不  
告子於是子贛三偶則式五偶則下

孫叔敖爲楚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有一老父衣麤  
衣冠白冠後來弔孫叔敖正衣冠而出見之謂老父  
曰楚王不知臣不肖使臣受吏民之垢人盡來賀子  
獨後來弔豈有說乎父曰有說身已貴而驕人者民



去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  
患處之孫叔敖再拜曰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  
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慎不敢取  
君謹守此三者足以治楚矣

魏安釐王十一年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時韓魏與秦  
孰強對曰不如秦強王曰今時如耳魏齊與孟嘗芒  
卯孰賢對曰不如孟嘗芒卯之賢王曰以孟嘗芒卯  
之賢率強韓魏以攻秦猶無柰寡人何也今以無能  
如耳魏齊而率弱韓魏以伐秦其無柰寡人何亦明

矣左右皆曰然申旗伏瑟而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  
當六晉之時智氏最強滅范中行氏又率韓魏之兵  
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之城不滿者  
三板智伯行水魏宣子御韓康子爲驂乘智伯曰吾  
始不知水可以亡人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  
邑絳水可以灌平陽魏宣子肘韓康子康子履魏宣  
子之足肘足接於車上而智氏分身死國亡爲天下  
笑今秦雖強不過智氏韓魏雖弱尚賢其在晉陽之  
下也此方其用肘足之時願王之必勿易也於是秦



王恐

魏公子牟東行穰侯送之曰先生將去冉之山東矣獨無一言以教冉乎魏公子牟曰微君言之牟幾忘語君君知夫官不與勢期而勢自至乎勢不與富期而富自至乎富不與貴期而貴自至乎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乎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乎罪不與死期而死自至乎穰侯曰善敬受明教

高上尊賢無以驕人聰明聖智無以窮人資給疾速無以先人剛毅勇猛無以勝人不知則問不能則學

雖智必質然後辯之雖能必讓然後爲之故上雖聰明聖智自守以愚功被天下自守以讓勇力距世自守以怯富有天下自守以棄此所謂高而不危滿而不溢者也

齊桓公爲大臣具酒期以日中管仲後至桓公舉觴以飲之管仲半棄酒桓公日期而後至飲而棄酒於禮可乎管仲對曰臣聞酒入舌出舌出者言失言失者身棄臣計棄身不如棄酒桓公笑曰仲父起就坐楚恭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之時司馬子反渴而求



飲豎穀陽持酒而進之子反曰退酒也穀陽曰非酒也子反又曰退酒也穀陽又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醉而寢恭王欲復戰使人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於是恭王駕往入幄聞酒臭曰今日之戰所恃者司馬司馬至醉如此是亡吾國而不恤吾衆也吾無以復戰矣於是乃誅子反以爲戮還師夫穀陽之進酒也非以死子反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小利大利之殘也好戰之臣不可不察也羞小耻以構大怨貪小利以亡大衆春秋有其戒晉

先軫是也先軫欲要功獲名則以秦不假道之故請要秦師襄公曰不可夫秦伯與吾先君有結先君一日薨而興師擊之是孤之負吾先君敗隣國之交而失孝子之行也先軫曰先君薨而不弔贈是無哀吾喪也興師徑吾地而不假道是弱吾孤也且柩畢尚薄屋無哀吾喪也興師卜曰大國師將至請擊之則聽先軫興兵要之殺擊之匹馬隻輪無脫者大結怨構禍於秦接刃流血伏尸暴骸糜爛國家十有餘年卒喪其師衆禍及大夫憂累後世故好戰之臣不可



不察也

魯哀公問孔子曰予聞忘之甚者從而忘其妻有諸乎孔子對曰此非忘之甚者也忘之甚者忘其身哀公曰可得聞與對曰昔夏桀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不脩禹之道毀壞辟法裂絕世祀荒淫于樂沈酗于酒其臣有左師觸龍者諂諛不止湯誅桀左師觸龍者身死四支不同壇而居此忘其身者也哀公愀然變色曰善

孔子之周觀於太廟右陛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

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何殘其禍將然勿謂莫聞天妖伺人熒熒不滅炎炎奈何涓涓不壅將成江河絲絲不絕將成網羅青青不伐將尋斧柯誠不能慎之禍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怨主人民害其貴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也故後之下之使人慕之執雌持下莫能與之爭者人皆趨彼我獨守此衆



人惑惑我獨不從內藏我知不與人論技我雖尊高人莫害我夫江河長百谷者以其卑下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戒之哉孔子顧謂弟子曰記之此言雖鄙而中事情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以口遇禍哉

魯哀侯棄國而走齊齊侯曰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魯哀侯曰臣始爲太子之時人多諫臣臣愛而不  
用也人多愛臣臣愛而不近也其則內無闢而外無輔也是猶秋蓬惡於根本而美於枝葉秋風一起

且拔矣

孔子行遊中路聞哭者聲其音甚悲孔子曰驅之驅之前有異人音少進見之丘吾子也擁鎌帶索而哭孔子辟車而下問曰夫子非有喪也何哭之悲也丘吾子對曰吾有三失孔子曰願聞三失丘吾子曰吾少好學問周遍天下還後吾親亡一失也事君奢驕諫不遂是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絕三失也樹欲靜乎風不定子欲養乎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辭則自刎而死孔子曰弟子記



之此足以爲戒也於是弟子歸養親者十三人  
孔子論詩至於正月之六章懼然曰不逢時之君子  
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廢道違上離俗則危身世不  
與善已獨由之則曰非妖則孽也是以桀殺關龍逢  
紂殺王子比干故賢者不遇時常恐不終焉詩曰謂  
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踣此之謂也  
孔子見羅者其所得者皆黃口也孔子曰黃口盡得  
大爵獨不得何也羅者對曰黃口從大爵者不得大  
爵從黃口者可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君子慎所從不

得其人則有羅網之患

脩身正行不可以不慎嗜欲使行虜讒諛亂正心衆  
口使意回憂患生於所忽禍起於細微汗辱難湔灑  
敗事不可復追不深念遠慮後悔當幾何夫微幸者  
伐性之斧也嗜欲者逐禍之馬也謾諛者窮辱之舍  
也取虐於人者趨禍之路也故曰去微幸務忠信節  
嗜欲無取虐於人則稱爲君子名聲常存怨生於不  
報禍生於多福安危存於自處不困在於蚤豫存亡  
在於得人慎終如始乃能長久能行此五者可以全



身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是謂要道也

顏回將西遊問於孔子曰何以爲身孔子曰恭敬忠信可以爲身恭則免於衆敬則人愛之忠則人與之信則人恃之人所愛人所與人所恃必免於患矣可以臨國家何況於身乎故不比數而比踈不亦遠乎不脩中而脩外不亦及乎不先慮事臨難乃謀不亦晚乎

凡司其身必慎五本一曰柔以仁二曰誠以信三曰富而貴毋敢以驕人四曰恭以敬五曰寬以靜思此

五者則無凶命用能治敬以助天時凶命不至而禍不來敬人者非敬人也自敬也貴人者非貴人也自貴也昔者吾嘗見天雨金石與血吾嘗見四月十日並出有與天滑吾嘗見高山之崩深谷之窒大都王宮之破大國之滅吾嘗見高山之爲裂深淵之沙竭貴人之車裂吾嘗見稠林之無木平原爲谿谷君子爲御僕吾嘗見江河乾爲坑正冬采榆葉仲夏雨雪霜千乘之君萬乘之主死而不葬是故君子敬以成其名小人敬以除其刑奈何無戒而不慎五本哉



魯有恭士名曰机。机行年七十，其恭益甚。冬日行陰，夏日行陽，市次不敢不行，參行必隨，坐必危，一食之間，三起，不羞見衣裘褐之士，則爲之禮。魯君問曰：机子年甚長矣，不可釋恭乎？机汜對曰：君子好恭以成其名，小人學恭以除其刑。對君之坐，豈不安哉？尚有差跌一食之上，豈不美哉？尚有哽噎，今若汜所謂幸者也，固未能自必。鴻鵠飛冲天，豈不高哉？鱗繳尚待而加之，虎豹爲猛，人尚食其肉，席其皮，譽人者少，惡人者多，行年七十，常恐斧質之加於汜者，何釋恭爲？

成回學於子路三年，回恭敬不已。子路問其故，何也？回對曰：臣聞之行者，比於鳥。上畏鷹鷂，下畏網羅，夫人爲善者少，爲讒者多，若身不死，安知禍罪不施行？年七十，常恐行節之虧，回是以恭敬待大命。子路稽首曰：君子哉！









